

蒙古包的营造智慧——

穹庐之下 草原为家

王志强 许国强 温馨

传统民居

夏季到来,草原旅游迎来热潮。蓝天碧野之间,一座座洁白的蒙古包错落分布,成为草原上的醒目风景。

蒙古包以木构架为骨,毡帐为衣,可搭可卸、便于迁徙。千百年来,蒙古包不仅为牧民遮风避寒、安顿生活,也承载着家庭秩序、生产方式和礼俗观念,凝结着草原文明独特的营造智慧。

——编者

蒙古包的形成,与草原游牧生活紧密相连。为了适应随季节转场、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,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抵御风寒,又便于拆装搬运的居住形式。蒙古包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中不断成熟起来,并逐渐成为草原牧民最典型的住居形态之一。

蒙古包并不是简单的临时帐篷,而是一个能同时为身体与精神提供双重庇护的空间:一方面以内聚的中心维系家庭秩序,另一方面又借由天窗、门等与外部草原保持联系,使居者始终处在与自然相互感知的关系之中。具体来看,传统蒙古包内部并非空无一物、杂乱无序,而是围绕中央火位形成层层环

绕的空间布局,起居、饮食、会客等日常活动由此展开;同时,人们还会通过方位划分、挂帘遮挡等方式,在单一圆形平面中组织不同活动。正对门的北部位置常被视作较受尊重的方位,用于待客或陈设重要器物,中央火位正北两侧还常设小藏柜。

在长期发展中,蒙古包呈现出由日常家屋到特殊大型帐幕的不同尺度。哈那指蒙古包的伸缩网格状木围墙,是蒙古包主体承重结构之一,今天常见的普通蒙古包,多为4片、5片、6片哈那所围合,人们围炉而坐,起居饮食,都可在数米见方的空间中展开;而连体、四方等特殊类型,则由多顶蒙古包相连,可容纳

数百人,展现出草原建筑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变化。

蒙古包大多呈圆形,并非单纯出于审美考虑。一方面,“天似穹庐”的观念使这种空间形态带有鲜明的文化意味;另一方面,圆形体量受风面积较小,穹顶和斜面有利于减轻雨雪荷载、减少渗漏,也能以较小边界围合较大空间。

蒙古包的构造,还在于其背后所凝结的一整套营造经验。草原气候多变,风大、温差大,生产生活又常伴随迁徙流动,人们需要的不是一座笨重固定的房屋,而是一种既能迅速搭建又能稳定使用的家屋。蒙古包正是在这样的长期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的。

从构造上看,蒙古包并不复杂,却处处体现着生存的智慧。蒙古包由木头、绳索、毡子三位一体的材料,套脑(天窗)、乌尼(伞股式辐射的椽子)、哈那(网格状木围墙)三位一体的架木,幔毡(覆盖天窗的部分)、顶毡(覆盖乌尼的部分)、围毡(覆盖哈那的部分)三位一体的苫毡,组合而成。哈那围合成壁,乌尼由四周向中心收拢,套脑居于顶部联结整体,再配合门、绳索和毡帐,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穹顶空间。

在材料与建造方式上,蒙古包体现出草原建筑特有的灵活与节制。它多就地取材,以轻质木材和毡帐构成整体,哈那、乌尼等构件既可拆解又可重组,形成了便于迁徙、利于更新的营建方式。与此同时,蒙古包的空间和围护也并非固定不变:既可通过调整哈那的开阖与片数适应不同人口和使用需求,又可随季节调节套脑开合和毡层

厚薄,以满足通风、排烟、采光、保温和散热等需要。

蒙古包的装饰艺术也与构件本身融为一体。无论是门楣、门楣、套脑、顶毡边缘,还是哈那之间的绳带与木杆,常可见彩绘、刺绣、编织等装饰。其图案与纹样多从山、水、云、花草、飞鸟等自然物象中提炼,也有回纹、万字纹、连续十字纹等富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符号。色彩上,传统蒙古包常以白色毡墙为底,辅以红、黄、蓝等鲜明色彩,木构件与绳带之间又常形成红蓝相间、虚实交织的节奏,使轻巧的骨架体系在室内外都呈现出明快而热烈的艺术气质。

(作者单位: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,本报记者李祉瑶采访整理)



如何防范蜱虫侵扰?

刘补报

蜱虫叮咬是草原出行的一大安全隐患,做好防护至关重要。

防范蜱虫需以物理防护为重点。游玩时可穿着浅色长袖长裤,将裤脚扎紧塞入袜内,减少皮肤裸露,避免随意坐卧。游玩结束后,需仔细进行全身检查,重点排查头皮、耳后、颈部、腋窝、大腿内侧等部位。

若发现蜱虫附着,需用尖头镊子贴近皮肤夹住虫头,垂直向上完整拔出,切勿扭转、挤压虫体,拔出后及时用碘伏消毒伤口。如发现伤口内有残留,或出现发热、皮疹等症状,需立即就医。

(作者为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)

新生活新体验



车出北京,驶入承平高速,层峦叠嶂中,漫山绿意铺展。这份“绿意”绘就在青山碧水间,也隐藏在一座山峦深处的交通工程里。沿高速向北行驶约80公里,进入河北承德兴隆县。群山怀抱间,占地超万亩的雾灵山服务区,也是交通运输部首批绿色低碳交通强国建设专项试点。

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,因“交能融合”的鲜明特色,这里变身“新晋网红打卡点”,累计吸引约6万名游客慕名前来。“我们特意赶着周末过来看看,实景比网上还惊艳,歇脚的同时能感受绿色科技,还能给孩子科普环保知识,很惊喜!”来自北京的自驾游游客李女士,一边拍摄服务区景致一边说。

这座零碳服务区长啥样?

驶入服务区,仿佛闯进一座山地公园——不对称的“山间流云”式建筑顺地形自然“生长”,白棕色相间的建筑外立面与周边的苍翠青山交相辉映,成为雾灵山自然风景区的一道“延伸景观”。

走近细看,屋顶、车棚顶、边坡上,一排排光伏板如同“蓝色铠甲”,迎着阳光默默蓄能;服务区停车场的充电车位上,多台光储充一体充电桩整齐排列;整个服务区内,绿植葱郁,侧柏、油松等植物错落有致。

“目之所及,正是‘零碳’密码。”中交路建项目副经理张羽介绍,零碳,就是通过达成能源自给、低碳闭环运营,实现碳排放与碳抵消动态平衡。依托建筑节能、光伏发电、生态碳汇等降碳技术,我们搭建了“源头减碳—过程降碳—末端固碳”的全链条管控模式,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。

发电更“绿色”。服务区充分利用建筑屋顶、车棚及边坡空间资源,规划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。这座总装机容量3.62兆瓦的光伏设施,如同一个巨型“绿色充电宝”,不仅能完全覆盖服务区自身的年耗电,剩余电量还可反哺电网,预计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超2400吨。

建筑更“智能”。智能照明实现“人来灯亮、人走灯灭”,空气源与地源热泵精准调节室内温度,每年减碳约11.3吨;200多套节水器具严控水浪费,生物膜技术把污水净化为清泉,用于浇灌满园绿植,每年靠污水、雨水回收,实现减碳排3.79吨。

“满园绿植也是‘固碳小能手’。”项目财务总监祁小兵指着不远的屋顶说,仅这一屋顶花园,每年就能固碳0.16吨。“零碳不光是技术活,更是精细账,要充分用好每一处空间、每一寸土地。”

零碳服务区为啥要建在这里?

“答案就在此山中。”张羽看向远处峰峦叠翠的雾灵山,这座服务区背靠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不仅是京津冀往来东北的交通咽喉,也是生态敏感区的绿色前沿。“我们摒弃大开大挖,依形就势施工,应用29项节能降碳技术,为我国山区生态敏感区交通基建提供了可复制、能推广的样本。”张羽说。

如今,这座零碳服务区已成为雾灵山里的一枚“绿芯”。数据显示,自运营以来,服务区实现100%清洁能源替代,90%以上绿电自给,按25年运营周期计算,预计实现减碳排8.6万吨,生态效益显著。

走进河北省首个山区零碳高速公路服务区——绿色科技,藏进青山绿水间

本报记者 韩鑫

城市绿化带,是街头常见的风景。近年来,各地结合当地气候条件、资源禀赋,选用适宜的乡土植物、花卉果木进行栽种,不断丰富绿化层次与景观色彩。如今,推窗见绿、出门入园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生活日常。

悉心管护,丰富城市绿化景观

走进吉林松原市宁江区,道路两侧绿化带内,丁香绽放,随风摇曳。“出门就能见到花草,心情特别舒畅。”市民王岳边散步边赏花。

3月下旬,松原市春季重点绿化建设工程启动,坚持“见缝插绿”,为城市持续增绿添彩。松原地处东北,冬季漫长寒冷,植物管护难度较大,因此绿化带多选用连翘、丁香等耐寒品种。“既好养活,能适应本地气候,又在形态颜色、开花时间上有所不同,让绿化看起来不单调。”松原市园林管理中心副主任包祥云介绍。

谈起城市绿化带,爱花的王岳打开话匣子:“丁香虽然花朵不大,但长得很密,出门就能闻到香味;再过段时间,路边还有红色的大花海棠配着心形的绿叶,不时引来蝴蝶……绿化带几乎隔几天就有新景致。”

视线

小小绿化带 为生活添彩

本报记者 王永战 刘以晴 乔栋

日常,城市公园绿化活动场所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1.57%,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.87%。

“楼下就是湿地公园,我每天都去散步。”家住城西区的退休市民陈生宁,每天只需5分钟就能抵达海湖湿地公园,散步、骑行尽享绿意,退休生活充满幸福感。

这份随处可见的绿意,并非一日之功,而是西宁市园林绿化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系统性规划建设的成果。“西宁市始终坚持科学、生态、节俭的发展理念,紧扣‘精细管养、提质增效’主线,以强化养护管理水平为核心推进城区各项绿化建管工作。”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赵明辉介绍,参照青海省城绿化养护管理质量标准,积极督促指导各县(区)区落实属地化公共绿地精细化管理工作。

“精细化管养”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。2025年,全年累计补植补栽乔灌木11.25万株、绿篱苗木99.87万株,整形修剪乔灌木23.96万株、绿篱611.6万株,为绿地植物塑造出优美的“身姿”。

西关大街延伸段沿线,绿化工人正沿街补植,一棵棵丁香苗木被小心放入树坑,扶正、填土、浇水。这片街区正迎来一次“丁香升级”——1.5万余株丁香苗木被补植于此,与榆叶梅、金叶榆等乡土苗木穿插搭配,通过统一高度和错落设计,让这条城市主干道散发出丁香特有的馥郁芬芳。

这样的布局在各区各有侧重,各具特色。在城中区南川东路,绵延近千米的人行道旁,



果木成廊,绿化带能看又能“吃”

“咱们绿化带里的植物,可是能‘吃’的!”市民陈先生脸上满是自豪。

城市绿化植物还能“吃”?原来,自2009年开始,四川泸州市合江县陆续在城区栽种了3400多棵荔枝树,作为城市绿化植物。春会开花,夏能结果,四季常绿,街道上、公园里的一株株荔枝树,给人们带来夏日一抹清凉,同时又滋润了市民的味蕾。

种植荔枝,在合江县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早在唐宋时期,当地的荔枝就是进献的“贡品”。合江县的荔枝皮薄核小、果肉晶莹、脆嫩化渣,风味独特,为当地人喜爱。合江县城镇管理服务所负责人王培飞说,合江县如今已种植荔枝30多万亩,年产量超6万吨。

广阔的种植基础和良好品质,使合江荔枝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基于此,合江选择将荔枝作为城市绿化植物。“这样能体现出地域特色,展示城市形象。”王培飞介绍,目前,合江荔枝已遍布城区荔枝大道、滨江路等多条街道,在贵妃广场以及多个公园内也均有栽种。

每年4月,荔枝花争相绽放,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赏。而更令当地人期待的是7月——那时,荔枝已长得火红。伸手采摘品尝,荔枝那甜滋滋的汁水就四散开来,溢满人们的味蕾。

为了让绿化带里的荔枝既好看又能吃,这几年,合江县委部门下了功夫。早春3月,花还未开。城区街头的绿化人员便走进绿化带,忙着松土、施肥,呵护荔枝树苗茁壮成长。“到了夏天,我们还要帮荔枝树防治病虫害,驱散鸟类,确保荔枝能顺利结果。”王培飞说。

每到7月的合江荔枝节期间,硕果累累的荔枝树就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街头风景,绿化人员三五成群组队,来到树边,逐个采摘,还会用上创新设计的包装袋,将采摘好的荔枝妥善装好。“我们会在广场上、公园里分发这些荔枝,让市民也品尝到属于自己城市的独特滋味。”王培飞说。

合江的特色绿化不只有荔枝。在江北公园的绿化带里,硕大的蒸笼柚也是市民的最爱。这种柚子皮薄、易剥,每到深秋时节,果树上挂满的柚子总会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。

如今,这种能“吃”的绿化植物,正向四川多地伸展。在攀枝花,街边种植的芒果树也是当地市民喜爱的绿化植物。每到夏天,一个个挂在枝头的绿化芒,常常会与前来游玩的游客“不期而遇”。“能吃能看,城市绿化,也可以不一样!”王培飞说。

高原造绿,精细管养 提质增效

“五一”过后,海拔2200多米的青海西宁市区内,一株株苗木舒展身姿。西宁昆仑路的绿化带内,丛丛丁香绽放;西宁人民公园,郁金香姹紫嫣红,竞相争艳,市民纷纷打卡拍照,定格高原初夏美景。

如今的西宁,“推窗见绿、出门入园”已成



图①: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草原服务站。 俞韵钧摄  
图②:蒙古包结构图。 韩嘉旭绘  
图③:湖南省永州市道县营阳大道绿化带内的洋紫荆竞相绽放。 蒋克青摄  
图④: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花海长廊。 袁天晓摄  
图⑤: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荔枝树作为绿化带植物。 泸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 
图⑥:河北省雾灵山服务区A区全景图。  
图⑦:雾灵山服务区的光伏车棚。  
图⑥⑦均为李鹏摄

本版责编:孟扬 唐中科 徐阳 版式设计:张丹峰